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

(三)

尼 釐 著
釐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

(三)

尼 采
蕭 贛
著 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四十五 遊行者

爾時約當中夜，扎拉圖士特拉行過幸福島之脊，蓋由此取道，或可於次晨，早到彼岸；意欲止於其處。其處有泊船所，外來之船，皆欲寄碇焉；諸船載有多人，皆欲越島而過。當扎拉圖士特拉既上島脊，如是乃想及自幼以來，獨自遊行，多次經歷所取之道，與夫曾經攀登之多數山脊及顛頂。

心中自語曰，我乃一遊行者，及登山者，我不愛平地，且似不能久耐靜坐之人。

如命運與經歷現所付予我之一切事，——就中仍爲遊行，登山：迨至其終，所經歷者，則惟自身而已。

不復有偶然之事，來至於吾，蓋以其時，今則已過；現在所獨來至於吾者，又怨已不爲我所自有！僅得歸還，終來至於我者，——則爲我自所有之自身，如業經久在外者，又曾散播於諸事物及偶然之事中。

尚有一事，誠爲我所知：卽我今立於我最後之山頂前，立於曾經最久爲我而保留之事物前。吁，我須取我最難之路而上升！吁，我已首我最寂寞遊行之途！

然人之屬於我之性質者，不能避免此一時間：此時間對人言曰，現在只須取道以至於汝之大（greatness）山頂與深淵——今皆包在其中！

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；今已變爲汝最後之逃亡所，汝最後之危險如何！

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；今必爲汝最善之勇敢，更無其他途徑在汝之後。

汝取道以至於汝之大：此處無人竊隨汝後！汝過後，汝足則已滅汝徑之迹，且特書曰：『此路不通。』

若無梯可攀，汝必學以汝之頭爲足而登：汝何能以他道登乎？

以汝之頭爲足，超出汝心意之外！在汝中之最溫和者，今必變爲最堅強者。

人會常自縱恣甚者，終必爲其縱恣之所病。贊美造成堅強之事物！我不贊美乳蜜流溢之地！人學觀於自身之外，乃成爲所以見多事物之必要：——此種堅強，凡登山者皆需要之。

然人以目光侵入事物中如欲辨真僞者，又何能於其目前之外見多事物乎！

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將遠矚各事物所在地，及其背景：如是，汝必可超汝自身而上，直至高出汝星，而使之在下！

唯，請下視我自身，視我之星：惟此爲我所謂之山頂，且必永爲我最後之山頂——

當其登山也，扎拉圖士特拉對其自身作如是說，且以嚴厲之格言安慰其心：以其心痛，爲前此所未曾有故。當其已達於山脊之顛，請看，有海展開，橫臥其前；彼乃靜立，良久無言。在此高處，夜涼清淨，而有星光。

終乃悄然曰：我知我命運之如何。善！我有準備，我最後之寂寞，今已開始。

吁，此幽鬱悲愁之海，今在我下！吁，此幽鬱在夜之煩惱！命運與海，我必下降以至於汝！

我誠立於最高山之前，且立於最長遊行之前：是故我必先下入深淵，其深較甚於我高升之度；

——深入痛苦中，其深較甚於我高升之度，甚至入於最黑暗之橫流中！我之命運將如此。善！我已準備。

最高之山從何處來乎？一次我曾如是問。我已學知其來也，從海而出。

證據銘於其石及顛頂之牆上。高度之變爲最高也，乃由最深而來。——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，爾時立於山脊上，其處則寒冷；然當其來至海畔，及其終，獨立於巖峯中也，乃倦於途程，而其渴望則較前爲甚。

乃言曰，一切事物皆尙睡，雖此海猶然，其目視我也，低迷而驚異。

其呼吸溫熱，——我則覺之。且覺其在夢。夢中展轉於堅硬之枕上。

靜聽靜聽！彼如何由噩夢而呻吟！或由凶惡之希望而呻吟乎？

吁，汝黠闇之怪物，我與汝同憂，且因汝故而自惱怒。

吁，我手無充分之力！誠哉，我樂從事於免汝以出噩夢！——

當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時，乃悲愁痛苦而自笑。乃言曰，何哉！扎拉圖士特拉，汝將唱歌以安慰

此海乎？

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可愛之愚人，汝太盲目自限之人！汝曾如此：汝曾信而不疑，以與一切可恐

飾之事物接近。

汝將媚諸怪物，呼吸噴溫熱，爪上少柔毛——：汝直接準備愛，且誘惑人。

愛乃寂寞者之危險，儻以愛加於任何僅有生命之物上。誠哉，我之愚及我愛中之節制皆可笑！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，且作第二次笑。然想及其所棄去之朋友，——恍如在思想上曾虐待之者，以此之故，彼乃自咎。於是笑者變而哭，——以怒以渴望，扎拉圖士特拉乃哭之慟。

四十六 幻見與謎

一

扎拉圖士特拉乘船，雜於水手中——有一人與之同從幸福島而來——當船既出港，乃有大新奇及期望出現。扎拉圖士特拉默然無言者凡二日，憂愁冷淡，裏如充耳；不顧視他人，且不答人之問。至第二日之夜，雖仍不發言，而復張耳聽事，以船既遠行前進，其上有新奇危險之事可聞故。扎拉圖士特拉喜遠行航海之人，不喜安居無危險之人。請看，當其聽人也，終自饒舌，心冰渙然，乃開始作如是說：

汝諸爲謎所麻醉，享受朦朧之光以爲樂者，汝之靈魂爲笛所誘，至於欺詐之海灣：

——蓋以汝等不願用膽怯之手，摸索以尋線索；且當汝等能逆料時，汝等則不喜計算。——

惟對於汝等，我誠告以我所見之謎——卽最寂寞者之幻見——

我近黯然行於死色之朦朧光中，——黯然嚴厲，且緊齧吾脣，不惟此日，對我潛暉。

一徑自亂石中挺然而上；一險惡寂寞之徑，無復叢草灌木，使之悅目；一山上之徑，齟齬於我足勇進之下。

啞然無聲，過小石玎璫揶揄之聲而進行，踐滑足之大石；如是我足，用力向上。

向上，——雖鬼牽我足，使下入深淵而不顧；此爲重力之鬼，卽我之魔鬼，及大仇敵。

向上，——雖有半侏儒 (half-dwarf)、半鼯鼠 (half-mole)、已麻木、正麻木等，坐吾身上，落鉛於吾耳，且以如鉛滴之思想寘吾腦中，而不顧。

彼作揶揄之耳語，音節歷歷可聞，曰：『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智慧之石！汝自高擲，然凡投擲之石——必落下！

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智慧之石，汝投擲之石，汝星之破壞者 (star-destroyer)，汝自擲如是之高，——然凡投擲之石——必落下！

汝自懲戒，且懲戒汝之投石吁，扎拉圖士特拉，汝擲汝石誠遠，——然將回轉，至於汝身！
於是侏儒乃不言，良久。然其不言也，則咄咄逼人；與之如是相偶，誠較獨處爲更寂寞！
我上行，我上行，我夢，我思，——凡物皆咄咄逼人。我誠似病人，爲病所惱而困倦，由更噩之夢，醒其第一次睡。——

然有物存焉，我謂之爲勇敢：曾捐殺我種種沮喪。此勇敢終命我靜立，且言曰：『侏儒！汝乎！我乎！』
蓋勇敢爲最能殺，——勇敢則攻擊；攻擊則有奏凱之聲。

人爲最勇敢之動物；是故能勝諸動物。彼以奏凱之聲勝諸痛苦；雖然，人之痛苦乃最痛苦。

勇敢亦勝立於深淵之昏眩：何處有人，立深淵而不昏眩乎！視之本身，——豈不亦視深淵乎？

勇敢爲最能殺：勇敢亦殺其與之並生之苦惱。與之並生之苦惱，乃最深之深淵：當人深觀於生活時，彼亦深觀苦惱。

勇敢爲最能殺，勇敢則攻擊：甚至將死之本身（death itself）而殺之；蓋以其言曰：『此卽爲

生乎！果爾再來！

在如是之言辭中，則有奏凱之聲存焉。人之有耳能聽者，請一聽之——

二

我言曰，『止，侏儒！我乎抑汝乎！然則我也，二人中之較強者——汝不知我之深思！此——非汝所能忍！』

於是則使我輕：蓋以此壓人之鬼侏儒者，從我之肩上躍去！乃蹲於在我前之石上。正在我等止處，有一門焉。

我續言曰，『侏儒，請觀此門，則有二面，兩路銜接：無人曾至其終點。

向後之長街，引長至於無窮。向前之長街，亦至於無窮。

此兩路，彼此相反；互相銜接——乃於此處，相接於門。門之名鑄其上，曰「此刹那。」侏儒，汝試思之，此兩路永遠相反，豈有人，循兩路前進——復前進，更前進乎？——

侏儒蔑視而懟曰，『凡物皆挺臥而直。一切真理皆彎曲；時間本身則成圓圈。』

我憤然曰，『汝重力之鬼！不可太輕易！否則我將聽汝蹲於汝所蹲處，汝跛足——我已將汝達於高！』

我續言曰，『試觀「此刹那」！從「此刹那」門，有一不盡之長街，向後而退；斯卽爲「永存」，臥於吾人之後。

凡能循一切事物之路而趨者，豈不已循此街而趨乎？凡能出現於一切事物者，豈不業已出現，有其結果，且成過去乎？

若各事物業已存在，侏儒，汝思「此刹那」何如？豈非此門，亦必——業已存在乎？

豈非一切事物皆如是緊相銜接，如「此刹那」之曳一切方來之物於其後乎？果爾——其本身亦如此。

凡能循一切事物之路而趨者，——從此長街而出，——亦必再趨——

且此緩行之蜘蛛，匍匐於月光中者，與夫月光之本身，逮乎我與汝，在此門中共耳語，耳語永存

之事物，——豈非皆業已存在乎？

——豈非吾人必轉而趨在吾人前之他術，卽此命運攸關之長術，——豈非必永遠轉而趨之乎？

我誠曾作如是說，且聲常較溫和；以我畏我自有的思想及未竟之思想故。乃忽然近聞犬吠聲。我曾聞犬吠如此乎？我之思想乃回憶。然當我幼時，當我最遠之幼時：

——我曾聞犬吠如此。且見之。見其毛竦，其頭昂，在最靜之中夜而戰慄。爾時雖犬亦信有鬼：

——如是動我之悲。蓋正當爾時，滿月經天，照人屋上，其靜若死；正當爾時，月靜立不動，乃一發光之球，——息於平屋頂上，恍如爲人所有之物然：——

犬爲此懼：以犬信有盜及鬼故。今當我復聞犬吠如此，斯誠復動我之悲。

侏儒今何處？門何處？蜘蛛何處？耳語何處？我曾夢乎？我曾醒乎？我誠忽然獨立於崎嶇之山石中，在最慘淡之月光中而慘淡。

然彼處則寢一人！彼處犬躍、毛竦、悲號——今見我來，——於是乃復吠，乃復號——我曾見犬

如此悲號以求救乎？

誠哉，我之所見，未曾見有如此者。我見一牧者，拗捩、窒息、震動，其貌蹙然；有大黑蛇，從其口中懸出。

我曾見如是可厭及灰白色之恐怖，現於人面貌者乎？彼或已曾睡有蛇爬入其喉，——已緊齧其處。

我手拔蛇，拔之，——無效！我不能拔蛇出其喉。於是我乃呼曰：『齧！齧！

斷其頭齧！』——我如是呼；我之恐怖，我之怨恨，我之厭惡，我之憐憫，一切我之善與惡，同聲從我而呼出。——

汝環繞我之諸勇敢者！汝諸投機者及冒險者，汝等中有何人曾揚汝之巧帆，載以浮於未經探險之海乎！汝諸謎之享樂者！

請爲我解所見之謎，爲我說明此最寂寞者之幻見！

蓋此乃一幻見及一先見：——我所見之於寓言者果何物乎？且有何人將必來乎？

者！

孰爲此蛇爬入其喉之牧者乎？孰爲此人，一切最重大及最黑色之意志，將如是爬入其喉乎？

——此牧者則如我呼聲所告而齧；彼用力而強齧！吐出蛇頭甚遠：——而躍起。——

無復牧者，無復有人，——一改形換像之物，一光所環繞之物，在彼而笑！世上未有人笑如彼笑

吁，諸兄弟，我聞一笑，非人類之笑，——今有渴齧住我，斯爲一未曾解之渴望。

我望彼笑之渴望齧住我！吁，我如何尙能忍此以生乎！我如何能忍於現在而死乎！——

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。

四十七 不願意之福

以如是之謎及痛苦存於心，扎拉圖士特拉航行過海。當離幸福島及其諸友後之四日，乃能勝其所有之痛苦——以得勝之態，堅定之足，復承受其命運。爾時扎拉圖士特拉對其雀躍之良心，作如是說：

我復獨行，我願如此。獨行於淨天廣海之間，下午復繞我而至。

在一下午，我誠第一次尋得我諸友；又在一下午，我第二次尋得——其時一切光，皆變而更靜。無論有何幸福仍進行於天地之間，今則一光明之靈魂，乃覓其住所：一切光以幸福而變為更靜。

吁，我生命之下午！一次我之幸福亦誠下降，至於山谷，以求覓得住所：爾時誠尋得諸坦白愛客之靈魂。

呀，我生命之下午，我若有此一物，我有何物不可棄捐：此一物，即我思想之活田莊，及我最高希望之開曉！

創造者一次曾求同伴，及其希望之赤子：請看，除其能自行創造彼等外，事實上乃不能求得。我如是在我工作中，去之童子所，且爲童子而復回：爲其童子故，扎拉圖士特拉定必完全其自身。

在人心，必但愛其童子及其工作；當其處有自身之大愛，即有孕育之表徵：我已見其如此。我之諸童子，仍在其初春時發綠，彼此相近立，共爲風所搖，我園中之樹，及我最佳之沃壤。誠哉，其處有是等樹，互立於近旁，彼處即爲幸福島！

然有一日，我將拔之起，使各自獨立：如是，則可學知處獨，學知抵禦，且學知智慮。有節且卷曲，且以柔撓之堅，而直立於海上，乃不可征服之生命之活燈塔。

彼處有暴風雨衝擊，下入於海，且有高山之長鼻吸水，彼各將於其時，有其日夜之防守，以爲其測驗與認識。